



# 当现实和理想交锋 未婚妈妈

## 差别： 的勇气



宝宝每一天都在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张蓉/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事实上,四川并非首个在生育登记中取消结婚限制的地区,广东、陕西、安徽等地也在2022年发布或征求意见的相关管理办法中,放宽生育登记的婚姻限制。

在国内,未婚妈妈的人数远超郑华的想象。据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无户口人员”约1300万人。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万海远等人2014年的田野调查显示,非婚生育“黑户”占被调查“黑户”的10%。据此估算,彼时在中国,非婚生子女人数超百万。

而北京大学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

每一个非婚生子女背后都有一位未婚妈妈。长期以来,未婚妈妈承受着社会制度、经济、道德感等各种压力。

## 和婚育相比 她们会遭遇各种微妙的待遇

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李玲而言,非婚生育是一件“可以坦然面对的事实,但也不必宣扬”。

“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对于非婚生育的原因,38岁的李玲始终三缄其口,“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已经不打算结婚,可自己又意外怀孕了。既然年龄到了,我也有这个经济能力,就决定生下来。”李玲将这个孩子视为上天给自己的礼物。对于非婚生育的决定,李玲没有丝毫犹豫,尽管起初父母并不理解,一再劝阻。

李玲深知自己走了一条小众的路,但隐隐觉得上海是一座包容度更高的城市,“如果在一座偏远城市,我恐怕不敢做这个决定。”李玲有一位律师朋友此前也是非婚生育,如今,她的女儿已经8岁。她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李玲。

然而,即便在上海,非婚生育仍无法和结婚生育享受同等权益,不同的待遇背后是微妙的人心。

2017年,上海的未婚妈妈张萌(化名)因没有结婚证,无法给出计划生育证明,在申领生育保险时被拒,她因此提起诉讼,成为“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官司打了四年,屡战屡败。但在张萌争取生育津贴的数年间,社会生育政策已悄然“破冰”。

群内的上一个热闹时刻发生在2022年8月,国家医保局在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缴费责任,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是没有门槛的,不需要结婚证等材料。”

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宣布“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申请生育保险金的线上系统一度不再将结婚证设置为必选项。2021年儿子降生,4月李玲顺利办理了生育保险金的申请,按照上海标准,领取了128天的生育生活津贴和相应的生育医疗费补贴。

可去年,李玲和不少上海的未婚妈妈收到当地医保部门的电话通知,要求她们退回上海额外给一胎妈妈的30天生育生活津贴。“要求退回的钱不到一万元,可这种差别待遇难免让人感受到不公平和歧视。”李玲回忆说,“对方的意思是国家规定的生育津贴可以给,但上海政府不认可非婚生育,奖励津贴不能给。”李玲本不打算理睬,但三个月后,她又收到医保部门的来电,无奈之下她去退了款。

在“非婚生育议题交流”群内,如何申领生育金一度是未婚妈妈们讨论的焦点。全国各地政策不一,有的悄然将生育金和婚姻捆绑,没有出台明文规定;有的设定了各种不同于结婚生育的限制。

## 不鼓励或倡导未婚先孕、未婚生子

对于那笔要求上海未婚妈妈们退回之前领到的30天生育生活津贴,来自北京的未婚妈妈刘虹觉得,好歹钱还过过上海姐妹的手。

刘虹和李玲同岁。2021年1月,刘虹生下儿子,此后,她在北京申领了几次生育金都遭到驳回。刘虹称,北京以生育时间作为限制,拒付2021年6月以前生产的未婚参保妇女的生育金。

2022年9月,北京市医保局发布相关政策,2021年5月31日(含)起符合本市参保缴费规定缴费的未婚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和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纳入支付范围,并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的产假天数支付生育津贴,无需提供生育登记服务单等计生材料证明。刘虹无法理解设定时间限制的区别待遇,至今仍在申诉。

李玲的儿子2岁了。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李玲愈发感觉到高龄生育的力不从心。“未婚妈妈独自抚育孩子本就不易,身体和经济都承受着更重的负担,理应受到更多关注和帮助。”李玲感叹,“在国内,即使不能给未婚妈妈奖励,也至少该一视同仁,让非婚生育的妈妈和孩子享有平等的待遇。”

这一天终会到来,但是这一步并不容易。

据成都发布,四川省卫健委发布通知显示,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将于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新《办法》主要修订了四方面的内容,其中,取消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引发热议。

四川省卫健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修订后的《办法》并非鼓励或倡导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而是将生育登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回归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目的是推动人口监测更加精准,从优生优育角度让更多孕产妇能享受应有的服务。”同时他表示,生育登记由当事人自愿申请办理,也不能等同于“上户口”。

身为过来人,郑华和李玲都不鼓励女性主动选择非婚生育。“缺失的父爱很难弥补,我确实担心未来孩子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而敏感或不开朗。”为此,郑华在怀孕六七个月时,主动联系了孩子爸爸,“不是想回头结婚,只是和他约定,孩子出生后,每月见一次。”

在等待宝宝小豆苗的日子里,郑华曾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不能让你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出生、长大,妈妈内心充满遗憾。但是,爱有很多形式,生活本就没有完美,我们要学会接纳残缺。心灵是一个有限的容器,我们放掉一些不完美,才能装得下爱和温暖。”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